

俄罗斯主要政党状况评析

关贵海

俄罗斯现在实行的是多党制。按照俄司法部 1997 年 4 月的统计数据,其政党总数已逾 2000 之多,其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约 50 个党或运动^①。然而,值得注意的不是俄政党在量上的“发展”,而是自 1995 年议会选举、1996 年总统大选以来俄主要政党在策略和力量对比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在我看来,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在 1996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呼风唤雨的两大竞选联盟——支持叶利钦的“全俄支持总统运动”和拥护久加诺夫的“人民爱国力量联盟”——都已不复存在或已进行了重大改组,俄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大党或集团;第二,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力量在俄罗斯社会转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断提高,甚至不排除成为执政党的可能;第三,总统选举后的政党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缓和,并带有某种建设性倾向。1998 年 3~4 月俄罗斯政府危机的源起和结局以及俄各派政党态度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2000 年总统大选的锣鼓已经起奏,加之俄议会提前选举的潜在可能性,对俄政党作综合的对比、分析,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当前俄主要政党和政治力量 参与俄政治进程的情况

为分析上的便利和明了,自然要把俄政党分类。然而,在分类问题上,国内外学者的意见远非一致。一些学者把俄政党分成改

革派、传统派、中派和极端派(或具有大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四类^②,而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三分,即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民族爱国主义三大类^③。而且,尽管某些学者所分类型相同,但某一个具体的政党则可能被分在不同的类型里,如,“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下简称“家园”)或被称为中右派,或被当作民主派政党。每一种分法都有其合理的成分,而且俄罗斯政党本身的成熟和不稳定也决定了对它们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和有时间性的。我个人倾向于把俄主要政党分为自由民主派、共产主义多元派、现代保守派、政治传统主义和民族爱国主义派。

1、自由民主派

自由民主派(或称激进改革派)是指全面、彻底接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的政治人物领导的党。这类政治家把有竞争的市场经济、民主的法制国家和公民社会作为最高信条。在他们看来,尽管这些信条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欧洲型、美国型和日本型),但其实质都是一致的,即经济高于政治、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民族价值、个人权力高于国家利益。因此,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成为涵盖一切的、超党派的、超阶级的共同信仰。俄自由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是“民主选择俄罗斯”、“雅博卢集团”和“自由中右政党联盟”。该派政党目前在杜马共拥有 56 个议席(雅博卢—45 个,民主选择

俄罗斯—11个)。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盖达尔、丘拜斯和亚夫林斯基。

由于丘拜斯的功劳,在支持率相对不高、议会席位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自由民主派得以将自己的改革方针贯彻下去,并且实际上确定了在国家政治上层的巩固地位。同时,当今自由民主派路线的突出特点还表现在渐多、渐明显的抑制市场自发性和非经济强制手段等主张或声明上^④,这种倾向在我国学术界还较少予以重视。同样,“自由中右政党联盟”的建立,也是为了将俄国政治生活的重心从共产党人与自由民主派之间的选举对抗转移到解决俄国社会发展基本问题和主要任务上来,用盖达尔的阐释,“确立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真正自由主义和官僚体制之间的对立平衡”^⑤。还有资料表明,自由民主派政党及其领袖们急剧转变的原因还在于一些财政因素,比如支持该派的金融和实业集团不希望为纲领相近却各自为王的政党掏腰包。

自由民主派大党之一的雅博卢集团的处境也不乐观。一方面,该党面临着分裂的威胁;另一方面,亚夫林斯基的政治影响在总统选举后日见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本人在总统选举期间在成立所谓“第三种力量”联盟问题上不够灵活、不够明智的态度所致。

其它自由民主派政党,无论是激进型还是温和型如博罗沃依的经济自由党、李森科的共和党等,目前均处于政治上的低谷,很少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令人关注并颇具俄罗斯特色的是自由民主派政党的“左倾”。虽然这类政党名称中带有“社会主义”字样,但实际上仍是自由主义政党,例如,1996年成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党”(伊·雷布金)、“俄罗斯社会主义人民党”(米·沙库姆)、“俄国社会主义党”(弗·布伦察洛夫)^⑥和“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尤·彼得洛夫)等。

2、共产主义多元派

首先应当强调,(1)这一派是自由民主派的对手;(2)受1996年总统选举失败和1998年3~4月俄政府危机中该派各党立场变化的影响,在这一阵营中将发生一些可以预见或完全无法预见的分化、组合,包括与其它派政党或集团的关系。

一般来说,国外学术界倾向于将该派再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规模虽小却很“喧嚣”的“激进(正统)型”,代表是丘尔金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安皮洛夫的“劳动俄罗斯”;一种是以俄共为首的“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为代表的“稳健型”;一种是对俄当前政局尚未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右”倾型政党。这一派政党间的区别比较明显,并且还在加深。因此,很难想象这些左派政党能结成广泛的联合并取得2000年总统大选的胜利。在这一派政党中,真正坚持反总统、反政府立场的只有“激进型”,而久加诺夫的支持者们从“国家爱国主义”的思想出发,更多倾向于实用主义、合作精神和通过妥协进入政权机构,最明显的实例如1998年度财政预算和基里延科总理人选的通过。左翼“稳健派”的路线,一方面可以使久加诺夫保持令人尊敬的政治形象,但同时必然招致其他不入“正轨”的激进政党的猛烈抨击。当然,激进而不妥协的左翼力量也在进行整合,结果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运动”的成立(1996年10月)。

在左翼阵营中,农业党如今也希望能有独特影响,其领导层特别是拉普申本人越来越向右滑,更加倾向于同政府合作。在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未能在第二轮表决中获通过时,农业党立即带头表示要在第三轮投票时投赞成票。农业党的这种转变比久加诺夫的“机会主义”更能引起左翼激进派的猛烈抨击。此外,农业党和俄共也已是貌合神离,尽

管两党形式上仍为“人民爱国联盟”的创始党。

可以断定，当代俄国共产主义者的前途将更多地维系在俄共和“人民爱国联盟”身上，因为它们拥有规范、制度化的参政地位，有议会党团或议员小组。至于阵营中与它们对立的激进派，因期望出现突发事件并通过政治罢工等政治手段推翻现政权，将很难获得广泛支持。

3、现代保守派

说明一点，这里的保守派不是指反对改革的人，而是指强调国家作用和官方立场的人，他们不仅来自政党或其联盟，也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同所有保守派政党一样，俄国的保守派政党更多地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渐进性，并主张不轻易放弃旧有的政治、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传统，倾向于利用生产领域的游说集团——经理、中高级管理人员。总体上讲，保守派以温和、务实著称，尤其是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保留国家调控职能、加强改革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俄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位期间，他的大多数政府成员加上军工、能源及其他行业集团的经理们构成了现代保守派的核心（相比之下，自由民主派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政府的财经部门领导身上）。该派政党的核心是“家园”，在它周围还可找到其他一些立场相近的中小政党，如舒梅克的“改革一新方针”，沙赫赖的“统一和谐党”等。这两个不大的政党一直试图以俄罗斯内地省份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虽说有点建树，但最终还是没有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买他们的账。

“家园”的演变对这派政党意义是最深远的，因为，第一，它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真正从一个政治运动转变为一个政党。第二，尽管该党前议会党团主席别里亚耶夫已退党、前总理办公厅主任巴比切夫的地位因其随切尔诺梅尔金离开政府而削

弱，但党的中执委与其议会党团的分歧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第三，作为“权力党”或它的延续，“家园”一直受到切尔诺梅尔金与丘拜斯明争暗斗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会因二人离任而减弱。这种影响的主要结果一是使“家园”组织分化，如，尽管前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曾是“家园”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支持“家园”的“全俄人民家园联盟”组织的负责人，在与丘拜斯会谈几次后，便站到了支持丘拜斯的“中右政党联盟”旗帜下；二是双方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分歧严重，如克拉斯诺达尔州、斯塔弗拉波尔州、基洛夫州和加里宁州的州长选举^⑦，结果是动摇了“家园”并不十分稳固的基础。

第四，尽管切尔诺梅尔金在宣布自己将参加2000年总统竞选的决定时曾表示愿意联合“中左”、“中右”派力量，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会遇到许多障碍。其中意味很深远的是，由于“家园”在切尔诺梅尔金任总理期间表现出的公开的、盛气凌人的当权派作风排挤了许多政治活动家及他们的组织，使后者转到了左翼自由派、社会民主派或民族爱国主义立场上，如列别德和波波夫^⑧等。

4、政治传统主义和民族爱国主义派

俄国民族爱国主义是一种思想政治倾向，它把俄国历史传统（主要是东正教传统）如君主制、教会制、村社制和自发集体主义等绝对化。大多数这类政党主张族长式的社会政治结构，公开抨击民主观念，提出应在俄国建立权威主义统治。由于这个阵营中许多领袖人物曾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为了标榜与以往划清界限，他们的思想家竭力突出既反共又反民主的特征，并把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吹捧为对抗主要敌人——共产党和民主派的国际主义——的必然力量。因为有自己的议会党团，还因为日里诺夫斯基极其鲜明的政治领袖风格，他的自由民主

党在这个阵营中占有很特殊的地位。

与其他派政党不同，传统主义政党和集团相互疏远甚至隔绝的情况很严重，并且在实现全面巩固、提高俄罗斯的民族和国家地位这一主要问题的方法上，各党持有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最主要的分歧产生在一些关键观念及其主次关系上，如民族和国家。具体地讲，对传统主义政党中的“乡土主义”^⑨支流来说，俄罗斯的民族认同是根本，而民族主义应该用东正教教义来阐释，这类政党如斯捷里科夫将军的俄罗斯“民族会议”、伊万诺夫—苏哈列夫斯基的人民民族党等。以自由民主党为首的其他传统主义政党认为，国家高于民族，因此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帝国式的政治模式，被称为“国家主义”支流。在后一种支流中又有分别：自由民主党倾向于帝国式或苏联式的大国形态，而明确反共、反苏的古典民族主义者（“俄罗斯民族共和党”、“纪念党”等）更倾向于东正教的会议制，甚至提出建立俄罗斯联邦内的新主体——“俄罗斯共和国”。只是因为这种观点对俄罗斯国家形态的稳定性有很大危害，最近一个时期这种呼声日渐微弱。

除了上述几种传统主义政党类型以外，还必须提到一些中间型的政党，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鲁茨科伊的“大国党”。“大国党”把宗法制的纲领和“左倾”的实践相结合，并从开始的激烈反共倾向转变为与俄共的联手。与“大国党”情形相反的是巴布林的“俄罗斯全民联盟”。该党在同久加诺夫和“人民爱国联盟”分道扬镳之后，竭力宣扬“反买办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可避免。这些都是“左倾”的代表。传统主义政党中“右倾”的中间型政党可以巴尔卡绍夫的“俄罗斯民族统一党”为例，该党属极“右”，既反共又主张采取极端主义政治手段。

还有一类很特殊的政党：应该属于民族爱国主义政党，但同传统主义相背；从纲领上看，与保守派政党有相似，却又与之政治

方向不同。这类政党的典型如“俄罗斯村社大会”、“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全民运动”、“光荣和祖国”以及列别德的“人民共和党”等。这些政党的特点是：有可能出现威望高、具震撼力的领袖人物；与强力机构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它们也有缺陷，即各党争先向列别德靠拢，造成组织上的极为无力。

传统主义政党总体上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各党之间界限模糊；第二，尽管多次强调联合，但结果都是同床异梦，这主要是因为每一个党的领袖人物都有自己的抱负或虚荣心，追求形式上的平等，无视自身力量的微弱、组织的涣散和竞争力的低下。

二、俄罗斯政党参与政治进程的特点和局限

综合起来讲，俄罗斯政党参与其政治进程的特点有3点：

(1) 不平衡性，即：一批政党获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另一批政党则处于“通往这一胜利的或近或远的阶梯”之上^⑩，而第三批政党却持有观望立场，甚至迅速萎缩。

(2) 不稳定性：关注俄罗斯的人会发现，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不是每天，而是每小时都在发生着令人难以预料的变化。也许这种表述有些夸张，却没有失实，因为，总能听到报道：哪个新党建立了，哪些政党分化改组了，或是哪些已被遗忘的政治组织又复苏了。此外，人们还会注意到：某些政治名人不可思议地联合在一起，而某些政党领袖的同盟则或瓦解或改组。

(3) 不成熟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当今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政治组织，与其说是政党，倒不如说是一种原始的准政党化的形式。因为，在俄罗斯政党中，充斥着不定型、易分裂、意识形态极端化以及大大小小领袖人物妄自尊大的现象。这显

然与公民社会条件下成熟的政党形态、结构有很大差距。

虽然人们对当今俄罗斯政治力量状况极为关注，然而，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独立主体，俄罗斯各政党的作用和影响受到明显的局限，其表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受选举间隔期的影响。尤为明显的是，自1995~1996年度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之后，直至1999~2000年度的新一轮大选之前，俄主要政治力量出现了某种“地区化”倾向。这是因为，除了议会和总统选举之外，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便成为各政党取得政治权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自己影响的好机会。可是，由于各党的地区机构和组织采取了相对独立于其中央机构的立场，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利于大党形象的“联合”。例如，在列宁格勒州、加里宁州和圣彼得堡市的行政长官选举中，在未来的获胜者周围聚集了几乎所有在任者的反对者——从俄共和雅博卢联盟到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与之倾向性完全相反而意味相近的实例是萨拉托夫州州长选举：支持现任州长季托夫的不仅有全俄协商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而且还有这些成员的对立派——农业党成员，直至极左的运动组织“劳动巴拉科瓦”。

第二，社会分化的性质变化也是政党影响降低的重要原因。实践表明，在1996~1997年间一系列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之后，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非政治性的，即与政党无关的利益，如集团公司、部门、行业及地区利益问题。其实，在选举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因为在地方政党组织中，联合的准则远远高于社会政治和政党的原则之上。此外，依照俄罗斯宪法，在联邦议会的两院中，上院即联邦委员会具有更大的影响，而这个机构的组成正是按照地区均等原则，即每个联邦主体出两名领导人，一名来自地方政府，一名来自地方议会。这种非党化构成的上院对以党派原则构成的下院起着极大的制约作

用，因而，也就削弱了政党化的杜马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实际地位。

第三，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非党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按照俄罗斯宪法，政府中不能有党的组织存在。同时，宪法还给政府机构的日益庞大提供了法律空间，相比之下，对议会的构成则具有明显的限制。此外，执行权力机关还可以充分利用一些宪法未加以规定、故不受宪法约束的辅助性权力机构和影响中心，比如，总统办公厅、安全会议、临时特别委员会等。

第四，政党对政局的影响还受到执行权力机关主观立场的限制。一方面，执行权力机关从来没有认真、彻底地兑现过在选举时为获得支持而作出的各种承诺；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俄政党都是靠着向国家部门和金融、实业界出卖忠诚而维系生存的，尤其是那些影响仅限于莫斯科市中心的政党。在此情形之下，政党的角色更多的是某一权力形式的变相支持者。让人费解的是，更希望表露这类支持的不是权力机构，而是各政党自己。

当然，也存在着掩盖代议机构对执行机构从属性的某些调和形式，如总统直辖的政治协商会议之类的会商机制等。这类机制有时也起着“准议会”的作用，即在通过某些重要法规之前，由议会主要政党的代表们对其进行预备性的审议，可是，这种机制不是固定的，有很大的随机性，即，叶利钦总统自己决定何时开会、是自己参加还是由总统办公厅主任代表出席。

总之，在俄现行宪法体制下，其政党无法超越总统无限权力的制约。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俄罗斯不会出现类似英美的两大党轮流执政的相对稳定的局面，决定政治斗争走向和结局的主要不是以政党为中心的宣传、组织运动，而更多的是凭借领袖人物的威望和人格力量。

注释：

- (1) 引自《俄罗斯社会政治运动和政党》，俄新社《新闻手册》1997年第1期，第1页（俄文）。
- (2) 见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孔寒冰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俄罗斯》，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2页。
- (3) 见叶自成：《俄罗斯政府与政治》，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69页。
- (4) 《论据与事实》，1996年第42期（俄文）。
- (5) 盖达尔：《胜利与失败的日子》，《总结》1996年第26期，第22--27页（俄文）。
- (6) 在俄文中，“俄罗斯的”或“俄国的”有多种表达方式，可是它们的中译文只有一个词。

因此，本文用“俄罗斯”和“俄国”表示区分，引用准确的名称还应参照原文——作者注。

- (7) 1996年地方选举后，前三个州的新州长均为俄共成员，加里宁州州长是“家园”成员。
- (8) 1997年3月，支持列别德的力量由“俄罗斯人民党”和“人民联盟”改成“人民共和党”，而波波夫的“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于1996年2月改造成“社会民主党人”运动。
- (9) 乡土主义——19世纪60年代俄国文艺及政论界出现的一种指摘进步人士脱离俄国人民的反动折衷主义流派。
- (10) 奥·维列舒克，弗·帕夫连科：《政治上的俄罗斯：党派、联盟和领袖们》，莫斯科：“全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